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

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　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雲陽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臣等謹案雲陽集十卷元李祁撰祁字一初別號希蘧茶陵人元統元年進士除應奉翰林文字改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以母憂解職會天下已亂遂隱永新山中元亡自稱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餘乃卒祁為

詩沖融和平自合節族文章亦雅潔有法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漢人南人為左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案元制尚右古元史梁增傳稱諭安南以新朝尚右之禮蒙古色目人為右榜以此）祁為左榜第二人其右榜第二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為闕序青陽集以不得乘一障効死如廷心為恨又稱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靦然以面目視人者斯文之喪益掃地盡矣蓋與闕

雖出處稍殊死生各異而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則大節如一昔宋理宗寶祐四年榜得文天祥為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榜得李黼為狀元又得祁與闕二人黼不愧文天祥闕不愧陸秀夫而祁亦不愧謝枋得是二榜者後先輝映亦可云科名之盛事矣初明兵至永新祁中刃僵道左千戸李子茂詢知為祁舁歸禮待之雖幸不死然洪武中

徵名舊儒祁獨力拒不起子茂重其為人祁殁之後子茂為刻其遺集十卷至宏治閒其五世從孫東陽搜輯遺稿屬吉安守顧天錫重鋟即此本也

國朝康熙中廣州釋大汕復以意删削併為四卷然大汕雖號方外實權利之流其學識不足以知其去取深為未當故今仍以原本著録存其真焉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集部五

雲陽集目錄

別集類四元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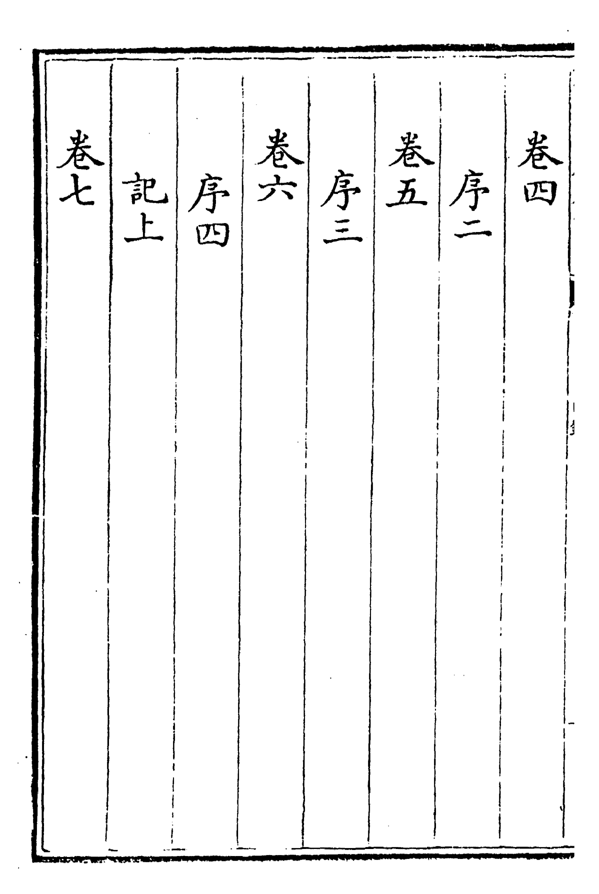
律賦古律詩

卷二

律詩絶句

卷三

序一



卷四
序二
卷五
序三
卷六
序四
記上
卷七

記下
卷八
墓銘表傳
卷九
雜著上
卷十
雜著下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卷一

元　李祁　撰

律賦古律詩

黃河賦 壬申湖廣鄉試

乾清坤夷岳奠川會覽四海之縈環見黃河之如帶下亘寰宇之區上通銀河之派折九曲之迂回瀉千里於一快想成功於當年徼神禹吾誰賴覩其肇跡西土濬源天淵浩浩湯湯翩翩綿綿或奔放而莫禦或紆徐以

夷延或騰踔奮迅激强弩以俱發或喧豗震掉雷萬鼓而並前聳銀闕之嵯峨驅鐵騎之森嚴忽洪流之浩渺播餘波於兩壖諒一葦之難渡豈容刀之可言思昔龍門未闢積石未導蕩斯民之衡廬為魚鼈之閩奥暨黄河之安流嘉玄圭之錫告濟蒼生於艱危拯沉溺於閑燥昭乎如日月之作明廓乎若乾坤之再造此後之臨流而歎者所以深為魚之憂而羡禹功之妙也逮從西京治化昭明何壯心之未已復馳騖於遠征命彼張騫

使于西垠窮二水之所自至鹽澤而陸沉是雖足以知
黄河之源委要未可與神禹而並稱蓋其甘心遠方疲
獘中國孰若疏鑿功成免民魚鱉靈槎泛泛使節煌煌
孰若乘彼四載經營四方竹杖詭奇蒟醬甘好孰若水
土既平稼穡是寶吾於是知禹之功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燾者矣惟我皇元萬國一統會百川而東朝
環衆星而北共不必手胼足胝而河流無泛溢之虞不
必窮幽極遠而河源皆版圖之貢愚生南邦未獲時用

蓋將振衣袂乎崑崙豁心胸乎雲夢挹黃河之餘波造明堂而獻河清之頌

美俞公新州學詩

學校興廢有司之責也有司職理民務料賦役出徵斂以應大府之需大府遣從事督促相繼為有司者日夜遑遑焉敝形神以求免其過而猶懼不給視學廢弛非不惕然思所以興起之而慮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雖欲

勉之其將能乎今懋齋俞公之來鎮永新也
武事既備乃撤廟學而更張之殿庭門廡悉
改舊觀黝堊丹漆並從新規州人縱觀駢首
嘉歎以為今之規橅乃自昔所未嘗有者盖
公篤志文學固能以其所能而濟有司之所
不能則為有司者亦可以少逭責矣於是相
率為歌詩以頌公之德焉詩曰
於昭新學其楹有覺其光濯濯伊誰之作於穆新宫有

嚴聖容載瞻肅雝伊誰之功沓沓俞公式鎮茲土靖綏
邊疆剗削巉阻四郊既平公心載寧眷我黌舍匪予曷
興爰咨爰謀爰究爰度撤茲棟梁易彼榱桷昔公未來
棟傾桷摧公既戾止既戾止實實枚枚昔公未來庭宇庳迫公
既戾止坦坦軒豁學宮既成生徒烝烝揆茲有成惟公
德馨其德彌馨其績彌久相我斯文以昌爾後吾儕視
成既忝厥職載伸頌歌以永無斁

題番人出塞圖

穹林立喬松峭壁揷平地蒼茫絶飛鳥倐忽見羣騎雜
襲衣與裘蒙茸閒氊毳差池鞭弭閒雜遝旗麾際憶昔
從北征驅車出幽薊天時大雨雪道遠恐遂泥牛馬俱
阻寒驢騾縮如蝟所見人物殊適與此圖類當時皇風
淳聲教浹遐裔雕題與被髮商貨罔不至自從烟塵生
河海隅氛翳舟車斷往来榛莽極荒穢邂逅見此圖俯
仰今昔異矯首欲無言長空正迢遞

題水竹居圖

蒼山走平陸蕩漾水竹居寛閒百弓地延構十畝廬霧散天倒影風生籟鳴虛居人了無事燕坐恒自如侍立兩小童習誦詩與書從容户牖閒其樂常只且翩翩者誰氏峩冠曳長裾意氣頗飄逸東来望門閭言笑雖未接歡意已有餘嗟予困塵土舉足遭牽拏永懷慕芳躅願言執其袪同遊閬風圃共入崑崙墟兹行恐不遂見畫空踟躕

閬山樵隱詩

閬山千仞高上有田有廬林木蔚以結石徑盤且紆持
斧伐遠揚不辨梓與樗時還得雉兎倒載懸柴車歸來
酌春酒襍以園中蔬怡然壽慈母樂意恒有餘邈哉瑤
池宴視此當何如
予以元統初元賜第一甲進士及第入翰林
應奉文字預典制誥脩國史明年還鄉丁父
憂終服以母老乞外任便養得佐守婺源乃
至元己卯間數年也計當時士章尚幼諸大

父伯仲皆列在貴顯朱紫滿庭詩書禮樂之
盛輝映前後離去凡廿有五六年心常念之
今年春乃得與士章胥會于禾水之上一見
傾倒若疇昔素所深交者予時方以羈愁老
病無聊賴而士章旦暮相視飲食醫藥罔不
畢具又從而委曲調護之以紓予憂若士章
之與人交又有出於久而敬之之外者故予
於閩山樵隱既為記之記之不足則以詩歌

之歌之不足故又為述其大槩以見予之得與士章交游其所由来也遠矣

送汪士章歸江東

涼飈動窻戶瑟瑟鳴不已凄凄遊子情感嘆中夜起所思在高堂白髮門屢倚承歡戀膝下况乃隔千里千里詎云遥言歸即伊邇

聖人重名教造端慎其微丈夫各有室所願常相依一来荷戈役每覺歲月非蟋蟀鳴在戶行子時當歸天倫

有恩義此道不可違

為兄既不易為弟良亦難兄行匪干祿弟處寧求安承家與國事異體同辛酸及兹幸來歸始得中腸寛怡然共尊酒一叙平生歡

携家避憂患自古皆有之君歸既云速君來詎宜遲歲事忽已晚願言及來兹蕭條氷雪後駘蕩春風時臨分重凝佇執手為君期

題懸崖蘭

幽蘭厭叢薄託根附層崖崖傾石巃嵸峻極何由階我欲往從之采英掇其芰顧無雙飛鵠此願終難諧含芳尚韜遡不與衆草偕感彼忽自悟喟然傷我懷

畫羅漢

空山極寂閴自足斷緣想况此山中人智識已超朗坐久忘朝晡習定非勉强豈惟人所知異類亦欽仰乃知象教力兼用服夔魍嗟嗟世中人擾擾向塵網叩爾寂無言何由測深廣

同孫彦能遊山菴

緣崖涉清泚披草得幽逕蕭條雙檜閑獨立一松勁入門聽微鐘心垢一時淨向来飽干戈棟宇兀偏正空庭鳥雀喧壞壁龍虎瞋徒能起咨嗟無復聳觀敬三嘆復出門乾坤幾時定

孫君方正人直道不由逕吐辭每清新得句更遒勁里瀕二三月川陸頗明淨裴回憇小菴危坐身必正嗟予極衰老疲困目常瞑乃知英妙年才力良可敬勗哉厲

功業名譽久乃定

一鏡亭夜坐

靜夜臨深池蕭條不成寐蟾光上下浮清飈左右至潛魚既息波幽鳥亦斂翅仰視河漢明悠然發深喟

題蘭蕙同芳圖

蘭生花葉短蕙老花葉長短長各自媚異體同芬芳但依竹石根不羡桃李場君子有令德千載流輝光

贈楊蘭谷

蘭生在幽谷託根諒非宜林寒夕陰早氣迴朝暾遲歳
莚竟誰采憔悴空自知寄語悠悠者此心終不移

斗室為汪士瞻賦

移舟向溪渚結屋依山阿從容漁釣間樂意何其多天
光入戸牖萬象皆森羅援琴奏逸響清飈振林柯亦有
素心人酒熟時相過誰云一室陋褊迫無逶迤所嗟今
世士締構高嵯峨畫棟隔飛鳥朱甍睎清波一朝壽命
盡嘆息將柰何日月互顯晦乾坤相盪摩願言處兹室

樂哉聊永歌

題鄱陽楊蘭谷漁樵畊牧圖

我家雲陽東衣食在漁稼朝畊白雲邊暮釣清溪下有時逐樵牧談笑至昏夜自云此真樂此樂天所借亂離寄他鄉奔走不遑暇蹉跎幾經年及此見圖畫蒼茫指顧中彷彿在田舍四事苦難并茍得亦可詑何時賦歸来鷄豚饜春社

題梅友圖

交道日非古競趨桃李時誰能守貞素對此氷雪姿天寒歳云暮矢與同心期

和碧虚湛上人

賦性便所適常恐勞其生偶因魚鳥性遂得山水情情忘意自愜不在形與聲如何李毗子竟日方營營

題曉行圖

鬱鬱溪上松瀼瀼草頭露幽人愛清景晨起就征路翩然厭羸驂獨往不回顧浩浩誰與期青山淡無數

和陳子尚雨中見過

涉世諒不偶悠悠詎知心窮居極幽渺詰屈誰能尋山容易開合倏忽晴與陰子来當此時不避泥潦深慷慨述前古衰遲陋方今白駒在空谷鳴鳳當高林發我以遐思慰我以好音感兹意氣厚所愧桑榆侵懷哉南陽卧寂寞梁甫吟

和周宗文用陳子尚韻見簡

古人重高義窮達恒一心自言不枉尺豈顧能直尋天

時向寒沍微陽眇重陰君子道未復志士憂方深憂茲
可柰何自古非自今但願得良友時能訪幽林幽林近
荒僻山水無佳音青松日憔悴霰雪尤苦侵願君勿遐
棄頻来慰幽襟

題梨花喜鵲圖

吒吒復吒吒池陽有客思還家當時舉頭占鵲喜妙意
豈在東闌花舉杯祝靈鵲借爾庭前樹願爾勿嫌猜翩
翩好毛羽作巢得食哺爾雛終日庭前莫飛去

題陳所翁畫龍

千年老龍伏岩阻懶向天涯作霖雨忽逢健筆一寫之鬚角鱗髯盡蒼古溪風蕭蕭山雨寒驕蟜騰拏獰蛟舞願君長留此畫江海閒更後千年作龍祖

藤溪釣叟歌

新安金汝霖才俊之士也薄聲名而慕閒曠從容山水閒遊戲翰墨咸有深趣其自號曰藤溪釣叟海漚道人李某為之作歌

藤溪釣叟清且奇出處不與傍人知翛然垂釣坐溪上
下上雲月相追隨朝看溪上雲暮踏溪頭月青山綠水
是生涯紅蓼丹楓共蕭瑟有時欲寫蒼龍姿雷轟電掣
風雨馳高堂素壁見揮掃凜凜毛髮寒生肌有時直向
梅花下弄筆摇毫恣揺寫新條舊榦撓横斜嫩蘂踈花
亦瀟灑藤溪釣叟非釣徒遯世不見真良謨得魚沽酒
唤溪友顛倒汗漫同驩娱君釣藤溪魚我作藤溪歌風
塵澒洞豺虎出一笑奈爾藤溪何

昭君出塞圖

朔風吹沙天冥冥愁雲壓塞馬嘶鳴圍人執麾背人立傳道單于令行急蒙茸大帽貂鼠裘誰信宮袍淚痕濕漢家恩深幸不早此身終向邊方老此身倘負漢宮恩殺盡青青原上草

送劉仲賓入京省兄

難兄翩翩扶芳枝走馬金臺結豪貴秋風城上看孤鴻夜雨江南憶諸弟知君此行不可遲嚴程早慰難兄思

持杯執手定何處都門碧柳春參差

奉題朱澤民先生畫山水圖

洞庭之南湘水東青山奕奕蟠蒼龍雲陽峰高七十一欲與衡嶽爭為雄我家近在雲陽下来往看山如看畫十年塵土走西風每憶雲陽動悲咤吳中勝士朱隱君筆精墨妙天下聞畫圖畫出湘江水青山上有雲陽雲雲陽山高湘水綠十年不見勞心目只今看畫似看山萬里歸情寄鴻鵠

贈王汝賢

須洞知誰在倉皇賴汝賢壯心抛舞劒驚膽落虛弦暮雨滄江上春風綠柳邊髙歌聊自遣世事欲茫然

題王與齡畦樂

有客依南浦長年學種畦才髙宜世用性僻愛幽棲菜甲侵腰長桑枝刺眼低不因來往熟那得自成蹊

贈周明卿歸九江

邂逅逢知己蹉跎惜暮年青山横蒼莽白髮老江天對

酒春芳歇聽詩夜雨懸片帆明日遠回首各風烟

挽劉雪峰侍御

聖主登才傑明公早奮揚繡衣春照日白簡夜飛霜獻納心猶遠歸休力尚強只憐臺上柏回首獨蒼蒼

偶題

元日初逢雪凄然憶帝京嶕嶢銀作闕迢遞玉為城閶闔開三殿簫韶閒五韺白頭消息斷老淚不勝情

題畫蘭石

妙墨流傳久今知老更妍幽蘭分雨露危石帶雲烟采
掇香彌遠敲磨操愈堅高堂奉君子一咲已千年

和俞揔制一鏡亭韻

華亭新結構水木轉多情雲影時時度蟾光夜夜清透
簾香一縷注玉酒三行無恨登臨意悠然眼自明

元戎才思别往往見高情玉樹臨風皎冰壺照眼清大
篇連牘寫小隊出郊行已約同登覽閑看一鏡明

和汪士章詠一鏡亭韻

愛此池亭好蕭然遠世情暎空涵碧落徹底照心清展簟支頤卧抛書信步行有時渾不寐雲水夜深明

愧我飄蓬影逢君磊磈情乾坤雙鬢老賔主一時清亭館留連飲郊園取次行更須移小艇乘月棹空明

題梅坡

迢遞城東路梅花遶幔坡步隨山雪徧興入野雲多顧影頭常側憐香手屢挼為君題作畫短句不成歌

贈醫士羅梅村

禾川羅公望以善醫名於時懷其藝以應人之求有疾者競趨之隨證治療無不驗者而尤篤慕清雅故其號曰梅村予既喜其藝之善而又愛其號之清故為賦詩以稱道其志云

愛梅常自種歲久忽成村亂吐香浮屋横梢影過門就枝懸藥畏倚樹瀉芳尊不見林和靖憑誰與共論

和王子讓席上韻

衰年愁對酒壯志憶題橋遇事難開口逢人愧折腰樂傳天上譜心逐暮歸樵宴罷驪歌發蹉跎又一朝

挽陳子尚并序

鄉貢士陳子尚吾茶陵之英俊者也其伯父芳洲父雪野皆厚重老成有家學為鄉里推敬而子尚初入學時雪野遣從予運朱墨方是時已亹亹有逼人意予甚期之其後果以鄉薦貢禮部聲譽大起喪亂以來朋輩彫落

已盡而予獨不幸茍存乃得與子尚相與於
流離顛沛中異鄉孤客頼子尚少自慰藉故
嘗語之曰吾老矣無復有意斯世子必勉之
然子尚性頗嗜酒少檢束故恒得羸疾予嘗
戒之且憂之曰是子他日必以酒致死嗚呼
孰知子尚之死不以酒而以兵耶子尚今年
纔三十有六吾見其進而乃如是以死則夫
衰老僵仆奄奄以待盡者當何如哉悲感悼

痛不能已已爰書此以見予情而復繼之以

詩

吾道從多感斯人可痛傷題詩憐俊逸對酒憶疎狂未

得蛟龍雨空經虎豹場暮年驚見此老淚欲沾裳

雲陽集卷一

雲陽集卷二

元 李祁 撰

律詩絶句

和詠鶴

不學當年丁令威却從仙館暫相依日高正好看朱頂月黒猶能見縞衣最愛池臺容妙舞却嫌松竹礙高飛誰言仙骨從来瘦飲啄年深也自肥

老去曾看相鶴經暫從華館識伶俜幾年養就丹砂頂

竟日閑梳白雪翎萬里壯心元自許九霄清唳好誰聽

神仙舊侶知何在遥望蓬萊一點青

和劉梅南見寄

先生雅趣耽幽僻住近雲山第幾家夜雨暗添原上草

春風晴入路傍花詞嚴自可驅蛟鱷德厚何妨宥蝮蛇

珎重先生宜壽考故應吾道有光華

居上麓和俞揔制見寄

使君走馬臨邊徼飛鞚聯翩不動塵只有韜謀能破敵

更無資力可通神風回綠柳營門静日上朱甍府署新

更想後堂花滿架春来終日燕賔親

聽君高論懸河水洗我胸中萬斛塵大厦寬閑能庇士

小齋幽僻可頥神春風對酒情尤重夜雨談詩意最新

何日杖藜重有約定知高誼許相親

次王子讓韻

老涙縱横憶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天涯自信甘流落

海内誰堪托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只欲駕滄瀛

他年便作芙蓉主慙愧當時石曼卿

城郭人民事事非空餘塵土涴征衣君猶有道堪流俗我已無家不念歸天地晦冥龍去遠江湖寥落鴈來稀極知此後還相憶愁見青山暎夕暉

次賀琴南韻

茅屋秋風古道傍衰容不似去年强漢庭無夢陳三策楚水空懐賦九章落日亂雅紅樹老斷雲孤鴈碧天長相思無限關心事不為催詩急雨忙

和青原寺長老無詰見寄

毿毿白髪舊儒臣幾見江南物候新門訊柱煩林下士變衰秪似夢中人隔簾聽雨常經夂倚戸看山不厭頻更欲就依禪榻伴爐烟終日澹絪緼

謝無詰送山藥

山中有藥堪扶老不比尋常老芋魁生處怕逢蒼石罅採時須向白雲堆菁茅裹就封題合石鼎烹来笑臉開從此便應腸胃暖免教癡腹響春雷

和歐陽承旨贈醫士劉仲賔

白髮相看不記年白光長似鏡光懸連車盡載君臣藥卧篋常留子母錢酒共山中蒼鹿飲方從海上白龍傳秪今自笑無拘束萬頃烟波着釣船

謝孫彦能爲製紫羅帶

知君念我久清羸病骨難堪革帶圍故剪紫羅相結束要令白紵動光輝鞶来城市腰慙折觧向林泉興欲飛只恐山中人未識兒童驚喜鬭牽衣

和賀琴南見寄

自從戎馬斷河關轉覺人間去住難風雨故園秋漠漠星河孤館夜漫漫知君只憶桑榆暖愧我空懷硯席寒安得飛鴻數來往裁詩時寄碧雲端

賀俞摠制造新衙

為惜頻年汗馬勞更開新署列官曹貔貅夜宿轅門靜鸂鶒晨趨劒佩高月淵嚴譙添雉堞雨深山寨長蓬蒿公餘秀水橋邊路千騎鳴笳擁節旄

送非空晦之二上人歸青原

青原山氣欝盤紆去郭連村十里餘洗鉢水香晨粥後讀書燈盡曉鍾初晴天小閣收摩衲暖日輕雲護苾芻願得明年筋力健徑尋溪路訪深居

送周晉德之耒陽

世亂從誰載酒肴情親聊復餞西郊莫言貧賤常為客定有英雄與結交野宿怕逢豺虎穴林棲欲近鳳皇巢懸知別後能憐我空學揚雄賦解嘲

和鍾德恭見寄

暮年憂患苦相遭萬壑千岩信足跳江漢有人思名虎淮淝無處覓張遼閒花野草時俱發翠竹蒼松老不凋賴有故人情誼重馳書千里不辭遥

江湖風浪日蕭蕭鰍蟹魚蝦亂蹦跳諸葛有才終復漢管寧無計謾依遼烟消故國川原淨秋入空山草木凋猶恨歸來相見晚暮雲春樹碧天遥

和高苹田韻

邂逅相逢便有情每從杯酒見平生老来致仕身猶健醉後題詩意愈清萬里雲山初識面十年湖海舊知名殷勤且共留連語別思匆匆未可輕

送吴俊傑歸江東

幕下貔貅十萬人幕中賔客罕同倫揮戈略陳天回日點燭論兵夜向晨禾水衣冠仍草草星源文物故彬彬知君賸有安邊策定約重来立要津

和劉子綸韻

上麓山中好隱居日長尤喜客来踈溪聲入戶寒生枕山色窺簾綠暎書滿腹經綸終有待隨時畊稼未為迂看君定是封侯者骨相生来本自殊

萬里山河繞帝居十年消息恠来踈故人天上千鍾祿老子山中一卷書憂國愛民心獨苦求田問舍未為迂耳邊昨夜初聞捷清晝傳来捻不殊

和前韻荅吴孟勤

不是衰翁愛索居只緣多病故人踈来依陸氏三間屋

勝得劉公一紙書同輩謾推年齒大後生應笑老成迂

知心賴有通家子早晚相過意迥殊

和友人見寄

碧天如水暮雲收又見江南一片秋亂後年華多荏苒客中蹤跡故淹留露溥金井桐陰薄月上瑶堦竹影脩遥想轅門涼氣早壺漿來往百無憂

和孫彦能夜坐

知君静夜題新句欲把瓊瑶換木桃明月照人空偃蹇

好風吹鬢更蕭騷蓬莱有路羣仙近河漢無聲列宿高
見説城頭多白骨明朝何處可遨遊

題元陽洞

昔年曾上鳳凰臺今日重尋勝地来洞口雲深龍睡穩
松梢烟暝鶴飛回蒙茸翠草山腰合璀璨瓊芝石罅開
千載何人傳相業夜深凝睇望三台

御賜恩榮宴

堂吏喧呼擁後先綵簾微動八音宣聖恩汪濊儒臣集

天語丁寧宰相傳翠葉銀旛高壓帽玉盤珎果謾堆筵
沾濡拜舞歸来晚馬上題詩不記鞭

和賀琴南

滿地干戈紛擾擾且將心事向君宣人間不有真狂客
天上誰稱老謫仙夜雨此時情似海春風何處酒如泉
與君便合長携手莫近揚雄學草玄

遊城和韻

江上春風掃積陰層城處處好登臨連城雉堞浮青嶂

近水樓臺映碧潯野樹蒼茫供客眼春光明媚蕩人心蒲萄瀰載隨車後共賞芳菲細細吟
城外人民輻湊歸城頭車馬鬧春暉花枝撲地鶯難老草色連天犢正肥執耒遠遵姬旦禮韜戈不用魯陽揮歸來茄鼓連山郭稚耋傾心望羽旂
和三華閣道士張葉舟見寄韻
洞裏烟霞歲月深向人無復整冠簪只因事變聊隨俗豈為時危肯易心畫遺風雷成永嘯夜呼山鬼護長吟

衰翁乍得新詩看彷彿蓬萊聞妙音

和詠海棠韻

名花初發愛輕陰翠袖紅粧漸淌林步入錦帷香徑小醉扶銀燭畫堂深妖嬈喜識春風面零落愁關夜雨心多幸鳳皇池上客為抽勞思寫清吟

題蘭棘同芳圖

幽蘭既叢茂荆棘乃不除素心自芳潔怡然與之俱

題枯木竹畫

脩鈞儀鳳羽枯木老龍鱗半夜聞風雨方知筆有神

為陳彥昌兄弟題蘭蕙圖

幽蘭既挺秀叢蕙亦敷榮同氣有先後悠然真弟兄

題畫四首

山路晚蕭蕭山家向寂寥歸人便杖屨安穩度危橋

列岫連蒼靄寒流漱石根灣碕有茅屋無路覓松門

人家住孤嶼來往盡通橋欲見前山色寒雲晚未銷

朝見江水清暮見江水渾網罟日日多思之誰與論

題金汝霖龍頭

大海波濤起高堂雲霧興九州望霖雨須汝一飛騰

題畫鷹

勁翮排霜戟天寒氣轉驕草間狐兎盡側目望青霄

題白鷺

翛然雙白鳥近水立多時慣識幽人意相看揔不疑

鶴

問訊孤山下梅花幾樹開客来知有約應待鶴飛回

舟

華館臨溪足輕舟繫岸頭興来無遠近到處即追遊

題杜甫遊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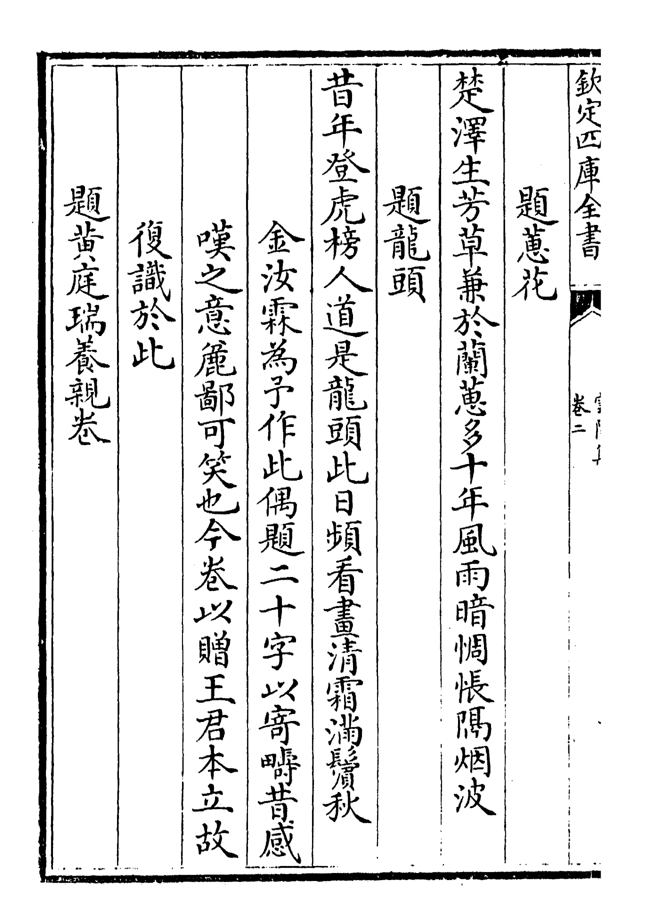
草屋容欹枕茅亭可振衣如何驢背客日晏尚忘歸

題馬

二十年前畫如今復見之風塵雖黯慘猶是渥洼姿

題蘭石

倚石雲初起紉蘭露未晞相看情靡靡日暮澹忘歸



題蕙花

楚澤生芳草兼於蘭蕙多十年風雨暗惆悵隔烟波

題龍頭

昔年登虎榜人道是龍頭此日頻看畫清霜滿鬢秋

金汝霖為予作此偶題二十字以寄疇昔感嘆之意麄鄙可笑也今卷以贈王君本立故復識於此

題黃庭瑞養親卷

黄君資性厚敬養禮無違喪亂經時久猶存舊舞衣

題墨竹

偃幹横穿石騰梢上拂雲定知風雨夜迫逓更思君

題山水圖

青山千仞聳高秋山北山南水亂流欲訪川原無路入釣魚人在碧溪頭

題風雨圖

山中老子百年餘前代衣冠只自如高閣捲簾無一事

滿天風雨坐看書

題仙隠圖

麻衣草座蒲葵扇兀爾形神揔寂寥想見華山陳處士白雲窓戸碧迢迢

題江濤白鳥圖

白鳥颺風了不驚洪濤如雪去無聲君看半幅滄江水中有滔滔萬古情

題明皇戲侏儒圖

太宗英氣隘寰區指顧羣雄定海隅何事開元全盛日
却將勲業付侏儒

題赤鯉圖

風翻雷吼動乾坤赤鯉騰波勢獨尊無數閙鱗齊上下
欲隨春浪過龍門

題畫牡丹

國色名花生盛唐畫圖留得一枝芳珠簾不動微風起
猶帶開元粉膩香

題畫馬

玉面霜蹄汗血姿黄金高價有誰知不嘶不動從羈絆
記得彤庭立仗時

題畫昭君出塞卷

千羣鉃騎連雲塞萬里金城屬漢家錯遣佳人歸北地
至今遺恨滿天涯
當年下筆人何在展卷空令感歎多記得雲陽全盛日
看書看畫飽相過

題美人剪牡丹

沈香亭北玉闌干占盡風流是牡丹揀取一枝和露剪殷懃留向手中看

題三士圖

衣冠雖異笑言同指點樓臺杳靄中此事定應無俗語不談玄理即禪宗

題雪景

瓊林瑶樹擁樓臺戸牖凌空晚自開一鳥不飛人跡斷

扁舟何處獨歸来

題畫兔

毛穎多年禿未更小牕題字苦難成憑誰會獵中山下

拔取霜豪付管城

題李伯時馬性圖

彭蠡湖邊綠淵堤久辭羈靮見天倪龍眠畫意由来遠

曾向南華解馬蹄

題細腰宫圖

聞道君王罷晚朝重門深殿欝嶣嶤樂聲一片連雲起知是宮中舞細腰

題梅花下水仙花

自是孤山第一枝閑花相倚鬬清奇雖然氷雪宜同調若問和羮却屬誰

題畫錢塘景

靈鷲峰前碧玉流孤山山下木蘭舟十年不到西湖上風景還應似舊不

題畫馬

九衢委棄身閒日獨樹蕭條力困時遮莫秋風吹病骨也應還是渥洼姿

題猿

冷泉亭上呼嫌少巫峽舟中聽厭多白髮老人秋夢短月明孤館奈君何

題雪禽

幽禽栖穩棘枝低黷慘江天雪四圍明日郊原晴爛漫

好尋芳樹弄毛衣

與地理葉梅窻

窻前不種尋常樹只有梅花興味長踏遍江南山水窟

歸来和酒嚥清香

次韻劉文貫

楚客謾勞懐璞玉燕王空費築金臺無錢買得蒲葵扇

争柰黄塵滿面来

玄猿落日江南路白鴈西風塞北天多少故人消息斷

眼穿那得尺書傳

寄友人余承慶

滚滚紅塵客未歸秋風吹老舊荷衣幾回欲寄相思字不見瀟湘一鴈飛

楚因何事理南音萬里鄉關一寸心憔悴歸来還自斷此身只合老山林

呉山迢遞越山遥辛苦時人遠見招何似釣臺臺下路一簑烟雨看春潮

山居首夏十首示外孫陳祖蘭

東風消意綠周遭乍看單衣脫敝袍最愛晚涼新浴罷坐看春笋過林髙

跦篁新植二年餘附近疏泉作小渠更約明年根節大旋看脩影到庭除

寶峰住在嶺西頭茅屋荒寒竹徑幽莫笑老夫無脚力往来朝暮幾曾休

出門平步是髙岡迢遞山光帶水光仰面只知天逺大

低頭誰信地荒涼

青山疊疊去無窮萬古興亡在眼中閑殺舊時揮翰手
謾扶藜杖數飛鴻

老子生来似轉蓬敝裘羸馬厭西東如今獨卧空山裏
始信從前是夢中

富貴榮華豈偶然飢寒流落揔由天但令衣食隨時了
未必如今不似前

前年新覔數株梅移向庭前手自栽惆悵近来風土薄

殷勤難得一枝開

山前山後翳蒙茸荆棘藤梢謾作叢願得長年撑飽飯自鉏烟雨種髙松

半鉏新地半開荒賸喜来年歲頗穰若問先生生計事一年慳得半年糧

釣圖

扁舟短棹意如何日暮歸来雨滿蓑妻子只貪鱸鱠美那知湖裏足風波

題蘆鴈

黄蘆白葦意闌珊旅食羣栖暮雨寒自是江湖十年夢只今時展畫圖看

題畫雙鈎竹

葉葉江南金錯刀琅玕當户北窓高人間自此多炎熱借爾清風解鬱陶

題畫

石磴嶔崎澗徑蹤樓前塵土日憧憧人言别有幽棲處

知隔雲山第幾重

和王子讓

萬頃烟波一葉舟更無維楫任飄流此身自合他鄉死
爭柰狂狐憶首丘

萬木同根一氣機歲寒方見雪霜姿廬陵舊日文章手
為問如今更有誰

我逐郊原鹿豕蹤君如鷹隼挾秋風近聞鈇綱連山海
不信人間有卧龍

題無詰蘭石

昔年曾向吳門住每日僧房看露叢今日却逢無詰畫

町畦全似雪窓翁

題唐三學士圍棊

唐朝內相極清華出入黃扉掌白麻承詔歸来無一事

閒尋棊局到昏鴉

題黃仲賢手卷

黃仲賢涉世多難其父以義死于兵弗克養

迺獨負其母以逃間關出危途竟獲遂其孝義之志廬陵士多以是稱之故予亦不能已於言爰贈以詩

父義從軍死莫追母存那得更相違但令菽水同歡笑不管人間是與非

題畫蓮

分得西湖一畝多紅粧凌亂倚清波初疑載酒穿花去露下月明聞棹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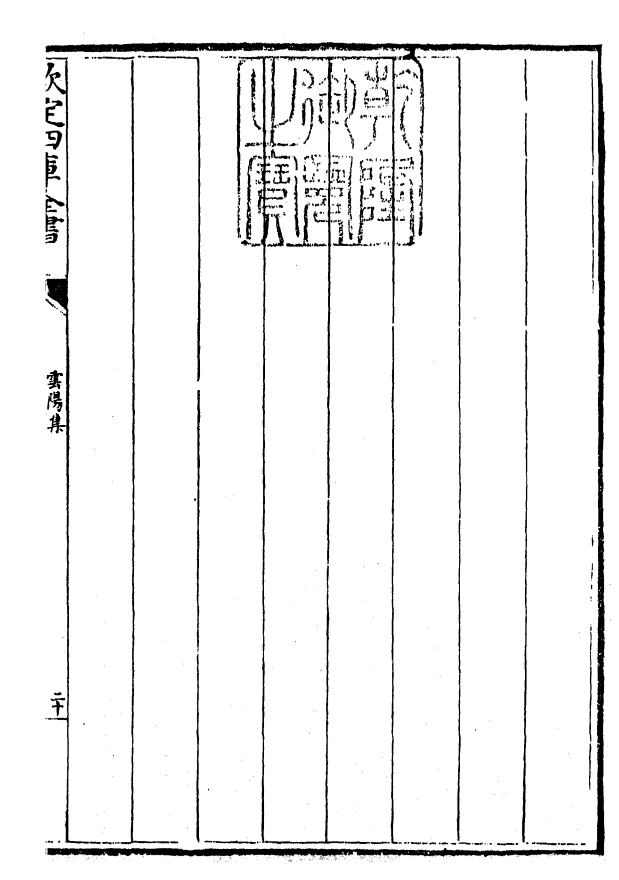
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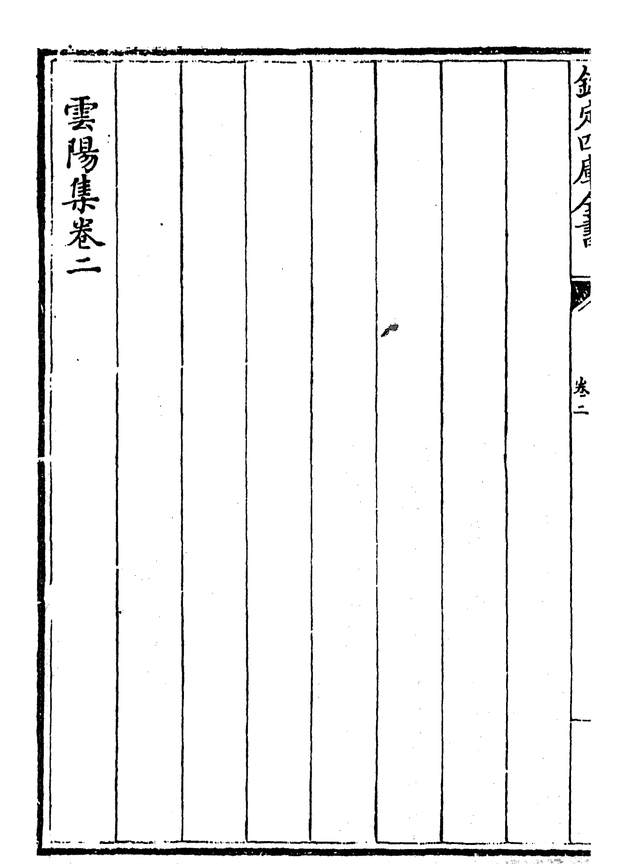
鋭首高蹄耳削筒圉人騎出快如風丁寧莫向長河浴恐解飛騰化作龍

題畫二絶

浩浩滄波天四圍秋風一鶴夜来歸秪應夢裏聞長笛知是年時舊羽衣

町畦高下水漫漫痛惜辛勤學種田便擬明朝結長網與翁同住浙江邊


乾隆御覽之寶


雲陽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照

謄録監生臣徐瑶

雲陽集卷三

元　李祁　撰

序

春秋五傳序

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達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為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矣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為精詳然學

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為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震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于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伯之盛衰反覆乎晉楚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註其下而又别為類編以附于卷其有助於學者甚博或者謂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余

謂使曾君以一已之見取諸説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焉豈非斯文之大全歟書成而鋟梓乃復得安成劉彥安力相其成其有功於斯文又甚溥余喜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為述之若夫擇諸説之長以求合乎聖人之旨意則又存諸其人焉

元朝詩選序

人人有詩人人有見見有高下而詩隨之惟選亦然惟選者之見與作者合乃能得其佳處前鄉貢進士劉孟簡嘗取本朝詩刻諸梓欲自甲至癸為十集未就而卒其弟素履乃自乙以下精加選刻而孟簡之詩在焉觀是集者必觀孟簡之詩知孟簡之詩則知孟簡之所選矣由其兄而知其弟則素履之所選蓋益精焉吾黨之士適生乎文明之時而與聞乎治平之聲文王清廟洋溢盈耳式和且平以成我國家淳厖悠久之盛不其幸

哉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嘆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賓三名三名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忝左榜亦

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況役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涌山積莫能窺其突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余以母憂竄伏鄉里常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數

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絶城陷竟東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為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以為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余以為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煜然為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為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

其文温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論議閎達固可使家傳而人誦之鑿鑿乎其不可易也惜其槀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藁為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為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子廷心嘗讀書青陽山

中及仕而得禄多聚書以惠来學學者稱為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為名云

長留天地間集序

天地之秀合而為人人之秀發而為詩詩之道固與天地相流通也康衢擊壤以来世之能為詩者其人既皆與草木同化而其詩則存其詩存則其名存其名存則其人固未亡也廬陵鄉貢士王君子讓取當代朝野之詩萃為一編名曰長留天地間集予謂詩之所以能長

留天地閒者以其有關於人心世道之大而非徒取其辭之美而已也三百篇美刺俱見讀者如辨黒白考亭朱夫子集為楚辭本欲以著明屈子之孤忠大節而息夫躬揚雄蔡琰之徒亦得以附見其辭其意葢欲使讀者因其辭以考其人則是非邪正自不可掩聖賢著述之意葢如此方今四海横流頽波日靡士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有可為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於是時也而欲集其詩歌以行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使之與天地相為

悠久吾不知子讓之意將獨取其辭之美而已乎抑將因是而求以知其人乎茍獨取其辭而已也則子讓之所采擇固已精且審矣茍欲因是以求其人焉則萬世公議固自有在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覽是編者於人心世道之變其必深有感也夫

茅屋秋風圖序

世每好舉杜少陵王錄事事以為美談謂少陵真求資於錄事錄事真以資遺少陵余觀少陵以橫騖八極之

才振蕩千古之氣間關險阻憂苦百端而反覆流涕未嘗不念王室之靡寧憂皇綱之未正感生民之塗炭哀世路之荆棘此其忠誠懇悃夫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茅屋秋風之歌窮愁已極而其志終在於大庇天下至其為詩以嗔王録事乃怒而責之之詞非真以是求之者也少陵豈真於求人哉彼王録事者吾不知其何如人也使録事而果賢則於少陵也必將禮而待之尊而事之周其困乏而完其室廬使之無飢寒之憂無風雨之

虞無栖遲牢落之嘆夫然後足以自附於古之好賢者
今不能然乃待其嗔怒責己而後有以遺之則其好賢
也亦末矣況當時録事之遺少陵其有無多少皆不可
知則其為人恐亦未足深美也禾川賀中立平生篤慕
少陵往往讀少陵諸詩悲歌慷慨有願為執鞭之意遭
世亂離又歷歷若親操几杖而隨其後者故嘗為茅屋
秋風圖以自見其意且若有望於今世之為王録事者
余謂今之能振拔人有勢力如王録事何限而州里鄉

黨之士如中立者能幾人夫以有勢力者之多而士之如中立者少則中立之志果何患其無成哉余特患夫世之論者往往過譽王録事而不得其實故為序以明之且以告夫今之有勢力者使無待於士之求已也

俞氏族譜序

新安俞氏繇唐三府君而下有擢科登顯仕者有以武舉得寵秩者又有以聯姻貴戚領三鎮節度使者其他或以世賞膺命或以異路入官或豐貲厚產或肥遯髙

蹈文華節槩輝映後先可謂蕃衍盛大者矣予嘗佐守婺源固知俞氏為名族而未暇悉窺其子弟之賢否與其支派源委之詳近年俞君子茂来鎮禾川見其雖出入戎馬間應務倥傯而敦詩悅禮意度閑暇又見其羣從昆季雖跋履艱險憂患百端而循軌守轍不失矩度皆可敬也既而復得其家譜觀之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茂是又益可敬矣余嘗讀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悟嘆念兹厥初長沙公與

淵明同出漢高帝時大司馬舍悠悠六七百年昭穆既遠而淵明之詩藹然倫誼之重未嘗以疎遠忽之至眉山蘇公老泉作族譜引又推窮其本源以為其初一人之身夫人之所以不能敦尚族誼者誠以緦服之外皆如塗人如塗人則固無所用吾情也苟能念其初焉則凡尊敬之心親愛之義自有不能已者故予又嘗妄議蘇公之意實出于陶而其言若微有過者蓋其言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

憂不弔則塗人也夫慶喜而弔憂近自鄉黨州閭遠而至於四海九州之内苟有一日之情者莫不皆然而况於同祖共宗者乎今俞氏之譜自三府君而下雖年代久遠而泒系甚明為之子孫者誠能推而上之以求其本原之所自則凡與吾同是譜者喜則慶之憂則弔之尊敬而親愛之是亦天理之當然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又豈可以塗人視之哉若夫檢身脩行建功立名以亢其宗以光其族此則為人子孫者所宜自勉也

劉申齋先生文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𩀱自歐陽公而下舂容大雅鳴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崑眼頫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砢竒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生昂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羸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

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
故其文思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
今事變人品髙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
明峻潔脩整而和易暢達决不肯廁一冗語贅一冗字
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
先生之文之大略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
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捃摭編校將以刻諸梓
而無其材於是吉水郡侯番易費君振達慨然領之期

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派其統系在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為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為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真顏色之句為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

竊自幸以為予雖不及見盧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先生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賁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為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

平寇詩序

新安俞公鎮禾川之三年威惠孚洽四方諸寨以次削平獨有曰符溪者既服復叛反覆變詐百端終不可化公一夕駐馬龍溪橋令諸軍蓐食聽命逮二鼓乃指示

所向方黎明至寨門外分布士卒破寨悉擒之縛其渠
魁誅黨惡數十人餘平民附寨而居者縱遣還舍猪羊
雞犬悉令認辨給還民大欣悅爭持酒物來獻公又一
無所取慰諭而遣之凡二日處置事定乃歸俘馘在前
鉦鼓在後觀者羅拜舉手以謂積年兇惡之冠一旦授
首非公之才智未易了此公既還府賓佐咸集公獨留
儒學士十數人列燭張宴至夜分乃罷坐中口占馬上
所得詩云夜來一雨洗嶌塵陡覺江山氣象新岩谷已

平蒼鼠穴溪橋喜見古梅春挈壺懽迓民連野策馬歸
来雪満身此地重過又三載謾留詩句託青珉於是衆
賔咸和至次日乃緝成卷僕忝預席末不得以老病辭
乃從衆賔之後而和之曰溪橋石路不生塵幕下初聞
號令新士卒銜枚衝夜雪将軍横槊賦陽春已擒渠惡
從梟首未死幺麼許乞身德意已孚威力著愧無椽筆
紀蒼珉又和曰城西車馬蹴輕塵夾道咸瞻喜氣新笳
鼓鬧歸銀燭夜笑談傾倒玉壺春知君自是文章手愧

我空餘老病身多謝口占詩句好肯抛良玉引凡珉意淺語拙如老婦舞柘枝不自覺醜然亦以調高韻阻難以追逐又如陽春白雪和者良寡僕故欲别作一卷請諸君各以已意賦之不必步韻或選或律或長短句任意所到庶足以盡諸君之才且於俞公之行事亦得以鋪張盛大而無拘牽局促之患也

龍子元書香世科序

江西丙申科鄉貢進士龍君子元録乃祖揆齋翁伯父

貫齋翁宋時兩科科詔試題榜名及有元丙申江西鄉貢簾内外百執事名與鄉試題名及所中選三場之文萃為一編題曰書香世科始寶祐戊午次景定辛酉次至正丙申百年之間科目之盛制度之詳皆見於此其用心亦勤矣雖然予於是獨有感焉予以元統癸酉及第凡所受國朝官府文憑及程試文字登科小錄之類遭亂蕩無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記其年甲里居無從徵攷輒太息痛恨而止鄉里後生輩或來問向時程試文

字漫不復記無一語可荅又太息痛恨而止今子元之於是編也纎末備載上有以著累世詩書之澤下有以啟後来弓冶之傳亦何幸哉盖自兵變以来吾湖廣受禍獨先且酷受禍先故科先廢受禍酷故士大夫家衣冠典籍燬失無遺若江西則禍後而輕故科目得後廢而文獻亦猶有可收録者此子元之所以得為是編而予之所以長太息而痛恨者也雖然予於是又有感焉子元之舉也以至正丙申丙申而後江西亦不復舉矣

使江西之舉不廢車書會同則子元必當再舉舉則擢科登仕將如取囊中物豈獨賴一舉而止哉子元雖不以是戚戚而予於子元乃獨深有感也故為書之以識予太息痛恨之意

孫氏遺金集序

新安孫彥能從軍永新畏事如畏虎恒閉門讀書時伸紙信筆作漢隸亹亹逼近古人予意其當得師法決非苟焉者其後因抽其架上書乃見其先君子叔彌所書

杜詩一帙然後知其師法乃得家傳誠有非茍焉者初叔彌善蒙古書入京師書宣勑積勞調官湖廣又善書漢隸嘗取老杜五七言律書之計七百七十四首通作一帙將以遺其子若孫焉壬辰兵興事變携至山中無恙逮歲丁酉鄉寇再起扇亂遂不復存而叔彌亦以是歲之六月卒明年戊戌里中稍寧彥能乃得還依方村別墅以居居恒怏怏恒以此帙置念慮間一旦忽得之于友人胡伯嘉蓋伯嘉遇一老卒携此帙與人易紙遂

購得之而以歸于彥能彥能感伯嘉不已由是挈此帙自隨朝夕模倣一點畫不敢自異此此帙之所由以幸存而彥能之所由以善書也昔王右軍以善書名當時而中令君以善繼不減其父故後世稱父子善書者必曰羲獻今叔彌既善書而彥能又能繼其父焉視昔人所謂輕家雞而愛野鶩者不其遠哉予忝佐婺源時叔彌在京師故未及相識今乃獲識彥能焉彥能之於予意厚而情真常能匡予所不逮予因閱此帙遂為序之

贈青原寺僧如海序

往年與如海上人胥會禾水上癯弱而長身昂然立衆人中出一頭地予固異之而憂其骨相過清恐苦吟或自累也每見無詰師問無恙輒喜今年春得書知其氣益完弱病日損且又將有遠行書詞勤勤介無詰來請言若韓退之之於文暢者嗟乎予既耄且病壯盛時讀古人書慕古人道德文行直欲上追古人然且不能跂及萬一今既耄老且病氣竭而志衰又敢望夢見古人

哉若子之行固知其無以相子矣且子之行必將求有益於子者若欲求子之師而問子之道焉則有非吾所能知者子若欲求吾儒者之師而問焉則今之如韓退之者固自有人子姑往求之吾無以相子矣雖然道無窮學無盡此理之同然者子往而求子之師則必之夫名山勝刹與夫老師宿德之處而求焉茍得其人屈已以下之虛心以問之其必有以語子矣若往而求吾儒者之師則必之夫通都大邑與夫文行道藝之鄉而求

焉苟得其人屈己以下之虛心以問之亦必有以語予矣究其同而辨其異窮其旨而尋其歸將兩得焉不然則不得於彼必得於此異時充然而歸予雖耄老尚或見予當以語我毋自秘

西疇耕讀序

去休寧縣治九十里曰溪西俞君仲嶸實居之居之左有田有園其廣可數畝其下有池清徹可鑒仲嶸據其勝築室數間貯經史子籍與凡耒耜錢鎛之器于其中

将以教其子弟誦讀于是種藝于是遊于是息于是而無所慕于外焉仲嶸積學多文善為詩倜儻有識趣賔朋至則壺觴笑傲賦詠以為樂故題其所曰西疇耕讀以著其志之所存近年其令子焕從軍来戍永新定省既曠日夜念其親不忘乃記憶溪西之山水林麓作為小圖朝夕觀覽以寓其情焉夫人子之思其親雖在千里之外而顔色聲音笑貌飲食起居以至於寢處之所遊燕之地莫不常在目焉葢其心之所思者深故其目

之所營者常若在其親之左右而未嘗離也此是圖之所以作也圖成而禾川之士子與夫新安之故舊咸嘉其志爲之賦詩而徵予序之

汪子文詩集序

詩道之廢久矣黄塵漲天黒風倒海士君子救死偷生之不暇而奚暇與言詩哉羈寒牢落中偶得與新安汪子文相遇旅邸聽其言旣可竦敬解其裝復得所著吟藁一編人情物理俯仰變態無所不有亦無不可愛最

後乃得與程㽦論詩云近来熟讀草堂詩終日沉吟夜復思雅淡之中見竒崛艱危已歴出平夷筆端欲革從前弊胸次當如太古時始悟少年顛劣甚長歌短詠墨淋漓此如霜林喬木收英歛華而蒼然之色凛乎有不可犯者以此論詩雖古人復興不易其言矣而予又奚辭哉又奚辭哉三嘆之餘書此為識

北山歸隱序

予佐理婺源時往白事于府過休寧界中宿五城愛其

山水蔚秀有非徒然者巳乃聞有大姓黄氏居之而不及詢其詳其後三十年乃得與德威相遇禾川郡城中手持小圖畫一卷来視且歷指而言曰五城去縣治五十里琥黄氏世居焉北山去五城十五里則琥家君伯愷之所從以築室者也北山多穹林脩竹有泉石可以樂性情有壤地可以事耕鑿故家君築室其間以為歸隱之計令琥也既不能朝夕承顔膝下超越江湖以来戍兹土每披覽是圖輒悵然不能為懷縉紳先生必有

能察琥之情而憐琥之志者予聞之曰噫世事變遷大夫君子零落不少雖欲歸耕南畝而生計茫然至有父子不相保者今子之家君雖同罹世難而有北山可隱有泉石可樂有壤地可耕而又有賢子如德威者能執戈負弩以從王事使子之家君得從容肆意於北山之谷獨非當時之幸歟易所謂有子考无咎伯愷有焉於是德威之鄉黨親友與凡禾川之士咸為賦詠其事故予述而引之

送蘇彦文歸金華序

凡人之情固有同鄉曲接閭巷而相視如塗人有終其身不相往来者又有越江湖隔山岳乃一旦悠然而相遇驩然而相得至有依依不忍舍去者是未可以遠近踈戚論也金華蘇君彦文以才學掾江西行省聲譽翕然進入中書擢引進之職既而以母憂去假道於廬陵以歸遂至禾水上禾川之大夫君子一見君如故交遂相與約留君居十餘日君蹙然不可乃相與餞君於江

之滸而為詩以贈予謂君當為掾時據案舉筆睨視能生殺人非但榮辱予奪而已當是時有欲交君者人必以為此以勢不以情今君以毋憂去蕭然若一書生而禾川之大夫君子見君之來而喜欲君之留而不能惜君之去而為詩以贈君此其故豈徒然哉吾聞君當為掾時廉潔平恕未嘗以一毫勢力施於人而又本之以詩書緣之以詞翰崇論宏議傾動一時是宜禾川之大夫君子喜君之來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故為序以述

其作詩之意云

送汪士章歸江東序

士之有超世之見者不以富貴利達驕其心不以憂患困厄挫其志其自視固有道也世之慕富貴利達者戚戚焉以思役役焉以求幸而得之則揚揚焉以喜一旦遭大變故大患難往往顛躓困踣抑鬱而不堪憂悲窮愁惝怳而自失此其胸中所存蓋可知矣汪君士章世為婺源宦族繡衣白簡朱幡皂蓋輝映後先士章當承

平時固亦駸駸登要津矣席祖父累世之基既貴且富而未嘗有一毫驕矜敖惰之習此豈常情所能及哉既而世道搶攘衣冠氏族蕩覆幾盡鮮有能不受變於流俗者而士章不易所守處之泰然未嘗有一毫窮愁抑鬱之意方且與儒生士子日講論乎詩書禮樂之務此其去常情又益遠矣士章之來禾川也未及半載而日夕思其母不置故亟皤然以歸禾川之士欲留之而不可於是相率而送之江之滸而屬予為之詞予惟士章

積學力行所見日以高遠故能不以常情之所喜者為已喜不以常情之所憂者為已憂徜徉乎道德之中而浮游乎塵埃之外夫豈以榮辱之自外至者為已憂喜哉今歸而省其親也且將復來以盡夫人事之委曲義所當然皆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於其别序以贈之

揔制俞公德政序代姑熟陳彦昌作

嘗聞古之為士者幼而學壯而行出而用於時必有當世之大人君子與而進之推而奬之庇覆而扶植之而

又矜其所不能恕其所不逮委曲成就惟恐弗及使得有所依託而無齟齬抑欝之懐安其職守而有聞見開廣之益則詩所謂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者其是之謂歟彦昌生處江東世襲詩禮自幼聞父兄師友之訓罔敢或墜而早嬰多難遂爾顛蹶前年繆承司征之寄來赴禾川深慮弗克負荷兢兢焉若涉淵氷不知攸濟獨賴新安俞公適鎮是邦治兵恤民威德兼著而尤敦詩書悅禮樂好賢下士奬拔後進遂使如彦昌者亦得以依

末光而沐餘潤其所衣被霑溉多矣況當撫定之餘閱習之暇增廣學舍延禮師儒以嘉惠來學則凡風化之所及樂育之所成蓋莫不由是而出春風桃李盡在公門又豈獨彥昌為然哉彥昌蒙公之知最先感公之德最厚繼自今誓當益求其所未知益行其所未能益自謹畏以求無負大人君子之盛心他時茍能附鳳翼而飛逐驥尾而行又安知其不一日千里也不揆僭踰用敢述為序文以寫拳拳嚮仰期望之意

贈陳獻章序

陳生獻章吾故人陳君致中之子也致中與予同歲生而月日少後於予始相見京師即約為兄弟寢食起處不相離既而復同舟南歸至金陵致中還姑孰予還長沙其後復會于廬陵又其後復同宦居錢塘情忘誼合彌久彌篤故嘗自謂予於致中雖古人所稱金石交未必過此致中質厚而氣和嘗從事省憲二大府綽綽有聲譽輕財尚信義不治家產雖屢空乏泊如也今陳生

當四方英俊競起並進之時退然自守情懷澹泊酷肖其父去年其弟來司永新税課陳生與之偕来兢兢焉以謹畏相勸勉征於商戒其下人令不敢私一錢所習惟筆硯典籍與人交必擇其為君子者永新士多稱之或者謂以陳生之賢而不為世用惜其若汩沒無聞者然吾聞夫子之言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今陳生為人子而不愧於其父為人兄而不愧於為兄則孝友之義著矣為政與否何足為陳生惜哉陳生

勉之毋以或者之言為信毋以予言為迂則他日所就必有大過人者予庶幾見之

贈陳彥昌序

予辟地居禾川老病不能出門戶又不能拜伏跪起有來見者輒辭不與見一日或傳有以司征來者年甚富貌甚恭辭氣唯諾甚典重詳雅予固意其必衣冠詩禮之裔以才諝見用於當時者也及詢其鄉里氏族則云郡某姓某父字某歷某仕某仕予聞之因蹶然而起曰

審如是則固吾故人之子也吾不可以不見及既見又詢其名與字則曰吉昌其幼名固先生之所知也長而字彦昌則朋黨之過稱也予曰生之名吾固識之而字則未聞也吾何幸見吾故人之子幼而名長而字壯而仕哉元統初元予與致中初相見京師同館舍飲食起處必偕予年視致中稍長而氣味嗜好如一人故相視為兄弟明年同泛舟南歸至金陵留數日乃别别數年復會廬陵郡城中方是時生兄弟纔二三歲肌肉氷雪

異常兒又數年予領江浙儒學致中亦受行省辟為掾
旦暮相往来而生兄弟已就學駸駸乎日嚮進矣既而
予以秩滿先歸別又數年世道遷易江湖險遠何期一
旦得與生相見哉夫自喪亂以來士大夫離散顛躓平
生友朋生死不可知每一興懐輒痛恨終日於他友朋
且然而况吾致中乎相别之乆相念之深苟得一人焉
言其消息之似且猶足以自慰而况於親見其子乎又
况其子之賢足以無愧吾故人乎吾於生之来見也蓋

不覺傾倒至矣司征之職士大夫所不屑為而抱關擊柝雖聖賢亦為之生由是而日勉焉他日之升必自茲始嗚呼故人不可復起矣而見其子之賢有如此焉雖欲無一言不可得也故雖老病而不能以自已因為序以贈之

送吳俊傑歸江東序

江東古稱多才俊之士蓋其山川風氣磅礴而欝積習俗好尚滋久而性成有非他郡所可擬倫者天下太平

之時百司庶府官有定數不得擅有增損海內晏安兵革不試不得妄有興廢當是時也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無所用之迨夫世變之來四方豪傑乘勢奮起毫髮絲粟之才咸有以自見而況於奇俊英傑之士乎遐陬僻嶠之鄉悉得以自進而況於江東多士之地乎於是吳君俊傑以多才多藝為時所須善斷善謀不避强禦其來禾川也上官任之而無所疑同列信之而無所忌裨校行伍敬之而不敢議其非其將命而歸江東也

禾川之士相與餞而送之且冀其歸而復來也予觀吳君之才用之而不能盡欲用之而盡其才則必如古督察之任如所謂都虞侯者使之得以展其能而罄其力則其所設施將必有聳人耳目者非特如今日之所能而已也吳君行且歸歸而復來其見用也必矣江東暮雲予日在望吳君勉之哉

雲陽集卷三